

曲女城法会中的宝台失火与幻戏

撰文/张远

《大唐西域记》以地理志形式写成，颇具信史形态，是一部无可替代的研究中西交通及印度古代史的巨著。《西域记》史料的来源分为三类：玄奘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得自古书。玄奘的亲身经历极为珍贵。然“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其中还可能有亲见与亲闻、事实与传说相混杂的部分，因此需要具体甄别。

本文就从玄奘亲身经历的曲女城法会说起。曲女城法会是印度戒日王特意为玄奘举办的佛法辩论会。会上有一桩匪夷所思之事：供奉佛像的宝台突然失火。见于《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

其大台忽然火起，伽蓝门楼烟焰方炽。（戒日）王曰：“罄舍国珍，奉为先王建此伽蓝，式昭胜业。寡德无佑，有斯灾异！咎征若此，何用生为！”乃焚香礼请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诸印度，愿我福力，禳灭火灾！若无所感，从此丧命。”寻即奋身跳履门阍，若有扑灭，火尽烟消。诸王睹异，重增祇惧。已而颜色不动，辞语如故，问诸王曰：“忽此灾变，焚烬成功，心之所怀，意将何谓？”诸王俯伏悲泣，对曰：“成功胜迹，冀传来叶，一旦灰烬，何可为怀！况诸外道，快心相贺。”王曰：“以此观之，如来所说诚也。外道异学守执常见。唯我大师，无常是诲。然我檀舍已周，心愿谐遂，属斯变灭，重知如来诚谛之说。斯为大善，无可深悲。”（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北京，第442-443页）

这段叙述包含以下疑点：

- （一）灭火前，戒日王焚香礼请，过于从容不迫。
- （二）戒日王的誓言：火不灭，即身死，略显小题大做。
- （三）戒日王亲自灭火，而随从、诸王均观望，荒诞不合逻辑。
- （四）大火突然消失，甚为蹊跷。
- （五）诸王恐惧、悲泣，而戒日王颜色不动，反差明显。

十八天会期内，玄奘一直身在会场。宝台起火，寺院门楼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戒日王发下誓愿，亲自灭火。他纵身跳上门槛，火烟尽消。我们有理由相信，玄奘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并亲眼目睹了戒日王戏剧性的宣言和灭火。但是，有谁可以通过发誓和跳上门槛就扑灭屋内的熊熊烈火呢？这个“奇迹”很可能并非真实发生。

一、宝台失火与幻戏

戒日王最先继承的是自己的家乡萨他泥湿伐罗国的王位，而后才成为羯若鞠阇国王。萨他泥湿伐罗国是幻术盛行之地。据玄奘对萨他泥湿伐罗国的记载：“深闲幻术，高尚异能。”（《西域记》，第 388 页）

戒日王的戏剧作品中就涉及到不少与幻术相关的情节：《妙容传》中，国王会念诵解毒咒语；《瓔珞传》中的魔法，可以让茉莉藤非时开花；《瓔珞传》中幻术师出场时说：

是大地上的鹿斑月，还是天空中的山峦？

是水中火，还是正午的夜晚？说说什么您想看？（4.8）

而后幻术师幻化出诸天、大火等等，可见其幻术无所不能。

关于幻术，在汉文史料中有详细记载。

《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汉以来的各类幻术：

《后汉书》曰：“永宁元年（301），西南夷掸国王诣阙，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元会在庭作，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又曰：“安帝时，作九宾乐，有含和宾利之兽从西方来，戏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鱼，嗽水作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熠日光。”……

《后魏书》曰：“悦般国真君九年（448）遣使朝贡，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碎陷，皆血出，淋落数升或盈斗，以草药令嚼咽之，须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虚，乃取死囚试之，皆验。”崔鸿《北凉录》曰：“玄始十四年（425）七月，西域贡吞刀吐火秘幻奇伎。”……《唐书》曰：“显庆元年（656），上御安福门楼观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上不许之，乃下诏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遣发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太平御览》卷七三七《方术部》一八《幻》，第 3268-3269 页）

《旧唐书》载：

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剝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旧唐书》卷二九《志》九《音乐》二，第 1073 页）

《新唐书》载：

天竺伎能自断手足，刺肠胃，高宗恶其惊俗，诏不令入中国。睿宗时，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铎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臀策者立

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蹶之，周旋百转。（《新唐书》卷二二《志》一二《礼乐》一二，第479页）

印度的幻术一度进入汉地。唐高宗（649-683）曾特别下令禁止幻戏，却屡禁不绝。天竺幻术到睿宗时（684）乃至开元年间（713-741）依然存在，可见其在唐朝的猖獗盛行。这些幻术包括自断手足，开肠破肚，死而复生，断舌自续，种瓜化龙，吞刀吐火，如是等等，非常逼真。这样看来，幻术的火的确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宝台失火为玄奘亲眼所见；灭火，亦为玄奘亲眼所见，那么关于上述疑惑和不合逻辑之处的答案很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谙熟幻术的戒日王及其臣子所为。宝台失火，实为一场幻戏。

二、宝台失火与幻化大火情节对比

玄奘记载的“宝台失火”事件与戒日王撰写的梵剧《瓔珞传》（Kale, M. R., *The Ratnavali of Sri Harsha-Deva*. Bombay: Booksellers'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2.）中第四幕幻术师制造“幻化大火”情节惊人相似。详见下表。

	曲女城法会“宝台失火”	《瓔珞传》第四幕“幻化大火”
起火	其大台忽然火起	刹那间，后宫突然升起一场大火。（4.14）
火势	伽蓝门楼烟焰方炽	（大火）用烧灼折磨后宫女眷；超越极限的剧烈热度，使御花园浓密的树梢卷曲而慵懶；仿佛用一团团火焰为宫殿装饰了美丽的金色角楼；凭借着浓烟笼罩，聚集成漆黑如雨云的游戏群山。（4.14）
投火誓言	（戒日王说）‘罄舍国珍，奉为先王建此伽蓝，式昭胜业。寡德无佑，有斯灾异！咎征若此，何用生为！’ ‘幸以宿善，王诸印度，愿我福力，禳灭火灾！若无所感，从此丧命。’	（优填王说）‘海姑要死了！现在活着又为了什么？’ ‘熄灭吧！熄灭吧！烈火！请摆脱浓烟的纠缠！你为什么展现出一轮轮壮丽的火焰？我遭受的爱别离之火，具有末日大火的 光芒，却没有将我烧毁，你又能把我怎么样？’（4.16）
只身投火	寻即奋身跳履门阃	优填王只身进入大火，被浓烟吞没。 仙赐、春信、世有、能受都表示准备追随

		只身投火的国王投入火中。
火尽 烟消	若有扑灭，火尽烟消	（优填王说）‘哎呀！刹那间炽热的火焰离我而去！……哦！太神奇了！ 大火去了哪里？后宫矗立如初。{看到仙赐}阿槃底国王的公主（仙赐）怎么在此处？这是能受，这是世有，（这是）我的朋友。我的思想游荡在梦中，还是在幻境？（4.19）’
结局	诸王睹异，重增祗惧。戒日王颜色不动，辞语如故。诸王俯伏悲泣，戒日王宣扬大乘佛法。	宰相负轭氏策划了这场幻化大火，由幻术师执行。一切谜题尽解，大家皆大欢喜。

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认为《璎珞传》中的“幻化大火”是现实的戏剧化反映（“*The Lady of the Jeweled Necklace*”(Ratnāvalī) ; and, “*The Lady who Shows Her Love*”(Priyadar ikā).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JC Foundation, 2006. 导论，第15页）。这里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宝台失火”并非真实，而是戒日王文学幻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施。

依据比丘的戒律，僧人不得观赏演出。《璎珞传》为讲述优填王风流艳事的宫廷喜剧。玄奘看到这部戏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玄奘关于曲女城法会上宝台失火的记载竟然与戒日王戏剧中的情节不谋而合。既然《璎珞传》中的“幻化大火”确为幻戏，这更从一个侧面证实“宝台失火”极可能为戒日王自导自演的一场幻戏。

三、宝台失火动机：戏中戏与王权

曲女城法会上，由戒日王饰帝释天、鸠摩罗王饰梵天的佛戏是公开的表演，宝台失火则是隐含的演出。见下表。

曲女城法会	真实身份	饰演角色	表演手段
佛戏	戒日王	帝释天	穿戏服，执宝盖，居左侧
佛戏	鸠摩罗王	梵天	穿戏服，执白拂，居右侧
宝台失火	导演幻术纵火者	发愿灭火者	幻术

	(戒日王)		
--	-------	--	--

那么，戒日王为什么会自导自演一场火灾呢？看看玄奘接下来的叙述，就会明了他的动机：“诸王睹异，重增祗惧。”（《西域记》，第 442 页）诸王看到了奇迹，心中升起敬畏。戒日王把幻术和表演作为统治的辅助手段，与佛教等宗教政策一同使用，目标直指王权。

戒日王，暂且不论他是佛教徒还是湿婆信徒，他首先是一位统治者。他需要诸王对自己升起敬畏之心。戒日王又是一位文人帝王，三部梵剧的创作者。当他导演了剧中人物的命运，也难免有了导演和出演现实的冲动。在现实中，无论是阴谋篡权还是南征北战，都包含着各种戏剧化的角色扮演和身份转换，例如孝顺的儿子、恭良的弟弟、仁慈的帝王、尊佛的施主等。这些现实的角色延伸到了佛戏，甚至幻戏之中。戏剧冲突，特别是险中求胜，是提升名誉的最佳手段。似乎没有神迹就不足以称为大帝王。戒日王正是运用戏剧的手段进行自我“炒作”，以获得更大的名声和赞誉。印度诸国的盟主，身处众星捧月的中心地位；舞台上的主角，同样倍受关注。作为剧作家和表演者的戒日王，正是将这两种关注成功地集于一身。

“幻化大火”为虚构，“宝台失火”则为演绎虚构。二者存在如下差异。

其一，掌控权差异。投入“幻化大火”的优填王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而是受到幻术师幻术的迷惑和负轭氏宰相计谋的操纵；戒日王则是具有对整个局面的掌控权，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投入幻火。

其二，目的性不同。优填王投入幻火，为救海姑（璎珞）；戒日王投入幻火，名为灭火，实则为了获得敬畏、崇敬和美名。

在现实中，情节的发展具有更强的可控性和目的性。可以说，宝台失火是幻化大火的升级版。戒日王家乡萨他泥湿伐罗国“深闲幻术，高尚异能”的风气为《璎珞传》的幻化大火提供了灵感；《璎珞传》幻化大火也为曲女城法会宝台失火提供了底本素材。综上所述，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曲女城法会的宝台失火是一场如幻化大火一般的幻戏。

戒日王“颜色不动，辞语如故”，若无其事地问诸王：“忽此灾变，焚烬成功，心之所怀，意将何谓？”（《西域记》，第 442 页）进而，用诸王的“伏泣”衬托戒日王的超乎寻常的镇定。玄奘记述得惟妙惟肖，戒日王也可谓表演得淋漓尽致。

至此，戒日王自导自演的幻戏“宝台失火”以发愿灭火、宝台无损、戒日王英勇扬名、诸王尊崇敬畏而圆满落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课题“戒日王戏剧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09@zh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